

忆往昔

□ 谢咪家

我记忆中裁缝上门做衣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。

那时候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总要约个裁缝来家住上几天，帮一家老小做身新衣服过年。当时游走在上海弄堂里的裁缝是很吃香的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钱实惠，是按工(天)付钱的，一个工大约是一块出头。尤其到了快过年，裁缝特别难约，我真搞不懂那些大人为什么不未雨绸缪，夏天就把过年的衣服做好，老是要等到快过年了，急吼吼地到处打听裁缝。

家里的裁缝来过好几个，唯有一位我们背后都称他为“瞎裁缝”的师傅，是我记忆最深的，也是来我家做的年数最多的。“瞎裁缝”五十多岁，江苏泰州人，说话很卷舌。他有一只眼睛几乎完全没了视力，所以看人做事头总是往一边斜。

那个时候的我，正处于对女红很着迷的年龄。看裁缝做衣服是我最有兴趣的事。裁缝干活很麻利，他的双手像跳舞一样在案板上灵活地摆弄那些布料，时而用剪刀嚓嚓剪，时而坐到缝纫机前一顿猛踩。每一个动作都是环环相扣，从不迟疑。粗糙的手上有许多口子，也不知是被线勒的，还是冻裂的。他拿起细细的银针飞针走线，静静的屋子，只听到那嚓嚓的拉线

裁缝

声，那针脚细密整齐，让我羡慕不已。然后再用那双粗糙的手做成各种漂亮的纽扣，最常用的是长脚纽，也叫百脚纽，犹如百脚虫(蜈蚣)，还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盘扣、花扣、琵琶扣等。我看似学会了，但后来有一次如法炮制，还是没做成。

我最好奇的是看他烫衣服时喷水，他喝一口破茶缸里的水，然后用力一喷，如同喷雾花洒，均匀地落在他要烫的部位。有一次我趁他不在，要用他的熨斗把我的裤子烫两条筋，那时很流行。我也喝一口水，学着他样，用力一喷，结果脸上、衣襟上、裤子上湿了一大片，狼狈不堪。

他还有一件让我稀罕不已的宝贝——拉线盒，里面装着不知什么粉，把线一拉，往布料上一弹，一根直直的线便出来了。后来几年也不用了，直接用划粉，因为主顾们在买针头线脑的时候都会带上划粉。

他唯一派我用场的是让我调浆糊，我用一把盛粥的勺子，放点面粉和水调成浆糊。他有一把竹子做的三角形刮片，专门用来刮浆糊的，我也很喜欢。他有时也会用手抹浆糊，抹完了手指往嘴里一舔完事。弄得我也忍不住悄悄地挑点浆糊尝尝，是啥味道。

母亲是一个非常会折腾的人，家人穿的棉衣几乎每年都要翻新一下，母亲说这样会更暖和。她有件丝棉棉袄翻了好几

次，越翻越薄了，后来干脆换上新的面子改给我穿了。我当时穿着绸缎的丝棉棉袄，在同学面前故意撩起罩衣卖样。罩衣真是做得天衣无缝，那么合身妥帖，以至于我每次换下来洗后，马上又套回去。

晚上裁缝就睡在我们家楼下后房间，这原是弟弟的地盘，母亲把弟弟赶到楼上去睡。我起床下楼要经过后房间，我蹑手蹑脚走过他身旁，看见他一动不动地蜷缩着，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，没有一点声响，心里不禁生出一丝怜悯。

到八十年代初，这些游走在民间的裁缝，基本上都在上海租房子居住，然后在出租屋里开一个裁缝铺，大家把衣服拿到裁缝家来做。但听说“瞎裁缝”没有留在上海开裁缝铺，据说是身体不好，回了老家。再过几年听说死了。黯然！

“瞎裁缝”在我家做了那么多年，终于也没熬到替我做嫁衣的时候。我的嫁衣是在南京西路著名的中式制衣店“龙凤”里做的。做了一件紫红色的闪尾呢大襟衬绒夹袄，滚黑边、琵琶扣。还有一件是绿底银花织锦缎对襟驼毛棉袄，龙凤扣。我想如果“瞎裁缝”在也一定能做出如此好的衣服，而且要便宜得多。后来的我热爱缝纫，儿子小时候的衣服我都做得有模有样，自己的衣服大多都自己做。这和“瞎裁缝”对我的影响分不开。

父亲 亲母亲

□ 顾丽明

90后时尚老爸

一天，有个网名叫“老顽童”的，非要加我微信。细一瞧，那头像居然是我那步入鲐背之年的老爸。我立马加了他好友，一会儿，老头即开启了微信视频通话。我伸出大拇指说：老爸，会玩微信了，厉害！老爸乐呵呵地说：90岁学打拳呢，这不，师傅在旁边指导呢。果然，旁边还有个小小年轻的脸。

老爸很早就摒弃了老年手机，换上了可以拍照的手机。每次带他出去游玩，看见美景，他都会兴奋得拍个不停，忙碌得像个小小年轻。后来，为了清晰、快捷地看新闻，又换了大屏的智能手机。

每次回娘家我都会发现，老爸又玩起了新花样。起初是玩老年听戏机，用存储卡在电脑上拷贝了戏曲或评弹，然后插在老年听戏机上听。父亲的“宝盒”里有很多拷好的存储卡，每张卡的塑料封套上都贴着篇名标签，如《乾隆下江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玉蜻蜓》等等，只要带上听戏机和卡，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名家唱段了。那时，很多街坊邻居都会来问老爸借卡。过一阵，老爸又不玩这个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色小音箱。老爸告诉我，只要打开手机搜索要听的内容，开启蓝牙，连接音箱，就可以清晰、响亮地听任何戏曲节目了，再也不需要存储卡了。蓝牙音箱？我都没用过呢，老爸的时尚，把我惊得一愣一愣的。

自从他接收了我在淘宝上帮他买的包，他又钻研上了网购，还正儿八经去银行办了张支付宝专用的卡。银行的人不无担心地说，您这么大年纪了还玩网购，小心上当受骗啊！老爸说，我每次少放点钱，淘完了再加，就没有风险了？旁边一位私企老板感慨地说：这老头“精”的，我都不会淘宝呢，惭愧惭愧！

打那之后，老爸常常网购些日常用品或食品，什么北京的烤鸭、德州的扒鸡、西湖的醋鱼、新疆的香梨……天南海北的美食能一网打尽。每次打开快递包裹的那一刻，他都兴奋得像孩子收到了礼物，左端详右摆弄一番，再乐呵呵地给店家打好评。

一次，快递小哥送货上门，看见开门出来接货的老爸惊讶不已，他抹一把汗说：哇！您这么大年纪了还玩网购，难怪我来不及送货了。

或许你会说，我老爸整个一“老顽童”，嘿嘿，此言差矣！老爸不光爱玩，书刊新闻他每日必读，楷隶行草也时常苦练，回忆小文还偶有发表，日常收支都记录在册，买菜做饭更是精心调配。这不，最近回家，又吃到了他拿手的冻羊膏、蟹粉豆腐、泡泡馄饨。临走，还非要送我一份他刚刚网购的五香牛肉。

“我现在90岁了，估计暂时还死不了，争取活到95岁。”说这些的时候，老爸始终是乐呵呵的，似在说一件有趣的事，把生死看得如此云淡风轻。

这就是我的老爸，一个晚年生活过得风生水起的“90后”老头。刚刚步入退休行列的我，向你学习！

庭院小事

□ 梅享道

给儿子结婚用的二手房修葺一新后，大大改变了旧貌。特别是25平方米的庭院，原先杂草丛生、污水横溢，如今铺上深灰色的广场砖，那种“煞辣势清”的感觉，看在眼里爽在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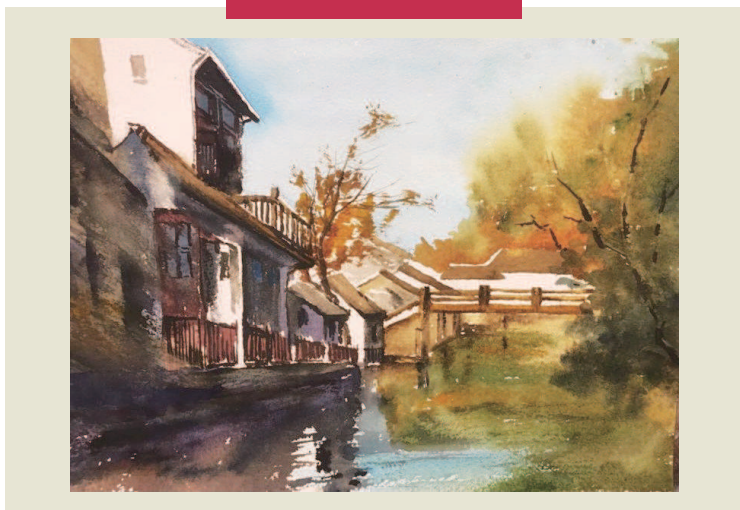
意想不到如此整洁的庭院却时有各种牌子的烟头光顾，实在大煞风景！为此，儿子拟在楼道口贴张字条，以警示乱扔者。他即兴打油诗一首：“楼上有人素质低，胡乱往下扔烟蒂；若再一意孤行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！”我一听忙说不行，语气太冲，措词欠妥，尤其末句不够冷静，莫非你还准备上楼打架不成？

于是我也来了几句顺口溜，从睦邻友好切入，变“最后通牒”为“友情提醒”：“邻里相处守底线，文明和谐是关键；拜托楼上好邻居，莫把烟头扔庭院！”儿子随即用“敬告楼上住户”做标题，打印后贴在楼道口，以静观其变。

隔了两天一看，效果并不明显。虽说烟头的牌子与数量都少了些，但依然有人扔烟头。我一面清扫，一面寻思再贴字条，既肯定不再乱扔者，也让故技重演者自惭形秽：“多谢楼上好邻居，闻过则改是善举；与人不便己莫为，共创文明好社区。”

过了几天，烟头数量明显减少，且只有一种牌子的烟头了。正欲打扫，儿子阻拦说：“别扫，保护现场。我要统计一周内他究竟还会扔下多少个烟头？到时候用数据说话。”我不同意，说庭院务必每天打扫，还准备摆放盆花以美化庭院。我对儿子说，这就好比铺上地毯，谁还会随地吐痰？当即又贴了字条：“倘有陋习当改之，我行我素不明智；劝君戒烟为健康，吞云吐雾伤身子。”

之后我旅游去了，心里却老惦记着儿子新房的庭院，遂发了条微信询问。儿子即刻回复，令人欣慰不已——“小小庭院反常态，多日不见烟头来；若非某君改陋习，哪得芬芳满园开？老爸高招！呵呵。”



流水人家 戎绒作

与疾病和平共处

□ 邵凌

去年体检，我被医院查出肝上长了一个20x22mm大小的血管瘤。我当时吓得不轻，我知道那零件很贵，而且花钱都不一定配得到，绝对不可以出什么问题。回到家里，我电话咨询一位在市级医院做主任医生的老同学，我把自己的体检情况和老同学一说，老同学说不要怕没事的，只是你生活中要注意避免做剧烈运动，不能和人碰撞，便秘上厕所千万不要拼命用力就不会出事。

紧接着老同学又开导我说，大多数人步入老年，身上的小毛病也会逐渐多起来，这并不可怕，除了大病急病你一定要上医院去处理外，其他一些普通的小毛病根本

就不是个事，该吃吃该喝喝。平时适当地坚持运动，多喝水就行了。千万别一听说身体有问题，就吓得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喝，那你活着干吗？真查出患什么绝症，你天天泡在药缸里，也挡不住去火葬场啊。

我听了这些话，心情豁然开朗。以后，身上再有个小毛病或体检时查出哪些指数不达标，我也不会惊慌失措四处求医，而是坦然面对。一般的小毛病我甚至都不去医院就医，而是与疾病和平共处。

我非常清楚，身上的一些零件用了大半辈子都没有报修过，已算幸运。它已经不可能像年轻人身上的零件那么鲜活管用，能够正常运转已经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了。有了这种乐观的态度，我的老年生活更多姿多彩了。